

◆人物剪影

如坐春风聆对韵

陈云龙

邹宗德老师,很多年前我就闻其大名了。记得有一年邹老师受武冈诗词楹联协会邀请,到武冈师范学校讲课。我有幸参加活动,坐在最后排,对老师的相貌看得不太清楚,但他那带隆回口音的普通话却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今年5月26日,邵阳市教育局组织高考考点楹联写作培训,我再次有幸聆听了邹老师的讲学。室内阳光充足,我靠前排坐着,邹老师的身形、面容、神采都一览无余。邹老师创作丰硕,获奖无数,不仅有厚实的理论基础,更有名副其实的创作研究成果,其专著《对联创作学》曾获联界理论最高奖。

邹老师授课,从基础知识讲起,循序渐进,娓娓道来。难能可贵的是他讲得很接地气,很亲和,有自信,也谦虚。他的用语朴素,楹联诗词的术语,都讲得简洁精要,明白晓畅,一学就会。他从始至终不玩概念,不甩新名词,不“掉书袋”,教学效率高。讲到重要的内容时,邹老师带领大家一齐诵读,加深记忆与理解。大家积极配合,踊跃参与,回答问题快而准者即获得奖品一件。我看了看,奖品是邵阳市楹联学会的会刊。不过,美女得奖品者众,帅哥得奖品者寡。美女们灵光闪烁,待我们想起答案,她们早就抢先一步了。

最难忘的是邹老师讲各

类趣联,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邹老师讲“寻常”古代可做量词,表示长度单位,在此与“七十”数词相对,属于借对。“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邹老师说这是句内自对。经他如此点拨,我马上联想起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都是句内自对的名联。邹老师讲无情对,最是有趣。如对联“烤肠;炒股”,邹老师讲“烤”“炒”都是动词,而且是烹饪类动词,“肠”与“股”是形体类名词。要学员对对联时,邹老师给出了上联“莽汉”。大家立即陷入沉思,精神专注,细细琢磨。不断有人对出“娇娥”“文生”“贤儒”,不一而足,邹老师都一一点评,给予了肯定。他最后给出“荒唐”二字,大家拍手叫好。

邹老师是那种掌控课堂、调动情绪、融和气氛的高手,这源于他深厚的专业知识,与成竹在胸、熟稔于手的控场能力。我们完全沉浸在轻松活泼、思维高度运转的课堂氛围里,大家跃跃欲试,热情地回答问题,相互讨论又争相抢答。

邹老师说,他在隆回开办诗联教育名师培训班,利用双休日教学,坚持三年不间断。他日积月累,久久为功,为培

养楹联教育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几年,邵阳地区的高考考点楹联,在邹老师的倡导与主持下,每年都进行点评,在《邵阳日报》等刊物刊发,受到社会如潮好评。邹老师对楹联的热爱、推广、传布,如此执着,令人感佩。邹老师说学习楹联,对提高学生语文成绩有很大的帮助。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因为我就是一个受益者。邹老师教授楹联的时候,对相关的古汉语知识,音韵学、语义学、修辞学、用典技巧等等多有阐发,很有见地。

上午三小时,下午三个半小时,邹老师都一气呵成,前后衔接如行云流水,中间没有离场休息。他年过花甲,精力仍充沛过人,讲起课来抑扬顿挫且神采奕奕。讲到绝妙之处,他会心一笑,大家也笑着拍手叫好。尤其是经邹老师提示点化之后的灵光一闪,是最令人击节的时刻。

时间过得很快,课程结束后我们进入了微信群学习。邹老师古道热肠,在群里指导学员,颇有耐心,不遗余力。我把我校的高考对联发给他,他很快就做出了批改。

这次学习,除了听课收益满满,还有最大的收获,就是买到了邹老师的专著《对联创作学》。这本有分量的书,会给我的创作带来无穷的帮助。

(陈云龙,武冈一中教师)

双清

SHUANGQING

◆湘西南待会

行走在故乡的深绿里

(外一首)

胡扬平

雨后的故乡
被深绿浸透
禾苗、翠竹、杉松、桂树
都穿着同款的绿衣
我和它们的呼吸
都满含水汽

蝉还没开始喧哗
小鸟的歌声却已漫过田垄
老人坐在长廊下
小狗安静地倚着老人膝盖

我已背井离乡四十年
此刻归来
脚步轻得像一片落叶

沉睡的父亲

四十年前
父亲的扁担压弯晨露
挑着我的背囊前行
如今,山径还在蜿蜒
老屋却已爬满青苔

给母亲过完生日
我将浊酒敬向路边沉默的墓碑
在这里
父亲已沉睡十年



◆古韵轩

鸬鹚天·湘西南鏖兵

(外一首)

简方杰

烽火连天蔽野空,雪峰耸峙战云重。
三军怒扫倭尘暗,万壑争传汉帜红。

驱虎豹,挽雕弓。铁衣浴血映霜锋。
沅湘长洗神州恨,夜夜悲歌唱大风。

鸬鹚天·芷江受降

雪岭云消芷水寒,烽烟散尽晓星残。
降书漫漫英雄血,战史新开华夏篇。

风雨过,弹痕斑。山河泪尽拭眸看。
金瓯重拾风云定,剑戟常磨慑敌顽。

题新邵小河村

肖克寒

金龙峰下画图新,疑作桃源福地春。
百丈瀑声飞白玉,千重岭色掩红尘。
茶歌偶听邻家女,乡舞时迷远客身。
最谢一瓢山酿酒,不辞长做小河人。

念奴娇·

观芷江受降馆感赋

唐国光

东瀛狂兽,气汹汹,要把神州吞没。
敌忾同仇无畏死,齐把贼倭歼灭。
救国忠魂,腾腾浩气,永对长天月。
功碑俱在,任其千古评说!

民族大义当先。救亡纾难,国仇终归雪。
世界硝烟凝未散,强盗心虚卑劣。
看我中华,金瓯永固,惕厉坚如铁。
抚今思往,复兴圆梦情烈。

(唐国光,武冈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精神家园

太棕山的枪声

罗建云

如果不是因为与发小聊天,不是聊到雪峰山会战,不是聊到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我想,太棕山可能会从我的记忆深处慢慢消失。

太棕山在哪里?太棕山就在我老家屋后,不足一米之遥,与九子冲、太河山、庵堂山、勒树山、太岭垌、斋天崂连成一片,是雪峰山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去太棕山放牛,在山上可以看到纵横的沟,我和伙伴常在里面捉迷藏。我不知道大人为什么要在山上挖沟,是蓄水、修路,还是种树?有时,可以在密林深处捡到子弹壳,运气好还可以捡到炮弹壳。捡到子弹壳,大人就让我们当玩具。炮弹壳,有十几斤重,捡到得交给大人。大人说炮弹壳材料好,可以打菜刀、斧头、锄头,坚固耐用。

读小学时,偶尔听大人说,大伯小时候在太棕山捡到一把机关枪,立起来比大伯个子还高。捡枪这事是真的,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时间是1952年,大伯17岁。

再往前,1945年,大伯10岁,他常和胡伯去宋家冲放鸭子。有一天,他俩各挑一担鸭子往回走,就听到后面传来枪声,偶尔零星,偶尔密集。甚至有炮响,轰隆隆,火光四溅,震耳欲聋。不知是因为生活在大山,没有听过枪炮声,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以为枪炮伤不到人,他俩竟然挑着鸭子不紧不慢走在山间小路上,好像枪炮之声与他俩无关。突然,山上跑来一个穿着破旧军装的人,让他俩赶快躲起来,说鬼子上来了,会杀人。枪声不怕,炮声不怕,听说鬼子杀人,大伯与胡伯拼命往家跑。那时,农村地窖多,树林茂密,大伯与父亲及爷爷奶奶很快躲起来,躲过了鬼子的刺刀,躲过了鬼子的子弹,但家里的米、面、油、

盐、鸡、鸭、鹅被鬼子全抢走了。胡伯家的猪、牛、羊也被鬼子杀了。鬼子还在他们居住的万福亭做饭吃,吃饱了,喝足了,才往荷香桥走。

那时我还小,不知大伯经历的枪声与历史有什么关系,不知太棕山响起的枪声意味什么。只是觉得大伯能捡到枪很神奇,太棕山能有枪响也很神奇。如果让我捡到,我就送给解放军。我要加入解放军,我要用枪保家卫国。

转眼,时间来到2025年,大伯、胡伯均已离开人世。前天,与胡伯么儿聊天,聊到大伯与其父亲一起放鸭子时的事。我们又聊到雪峰山会战,方知太棕山战役与芙蓉山战役属于一个整体,都是雪峰山会战的组成部分。

通过《雪峰山会战史》等文献资料检索,不难发现,雪峰山会战(又称湘西会战)是我国抗日由败转胜的分界线。老家隆回,地处雪峰山腹地,乃湘黔公路咽喉。1945年4月11日,日军派出精锐部队一〇九联队从右路进犯隆回,偷越马王界、乌树下、罗洪界等防线。4月14日清晨,日军一二〇联队从左路进犯隆回。17日拂晓,日军先头部队向驻守桃花坪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午后,日军主力到达,中国守军逐渐向西北转移。后400余日军进攻芙蓉山,被中国守军阻击,日军第十二中队中队长被击毙。日军大部队无法从芙蓉山麓通过,只好暂时在桃花坪、铜盆江一线集结。

太棕山离桃花坪仅15公里,离芙蓉山约10公里,离铜盆江仅5公里。

随着历史徐徐展开,我才知道太棕山的枪声是敌我交战的枪声,是中华民族用血肉之躯抵抗日军侵略的枪声。

(罗建云,隆回人,民进广东省委委会出版传媒委员会副主任)

关心下一代
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

不服输的孩子

胡培英

初遇小垚(化名)时,他破旧的校服袖口磨得发亮,长长的刘海仿佛是他的“保护壳”。在学情表上,他那刺眼的分数和其家长“放弃治疗”的话语,让我心中一揪。

第一次到小垚家家访,只见小垚家墙上满是他的涂鸦。课本、草稿纸、旧报纸上,处处都是他创作的“天地”。可他父亲的一句话,如冷水般浇下:“瞎涂乱画有什么用?考试能及格吗?”男孩瞬间低下头。这时,我却被他一张未完成的书法习作吸引,那“永”字的“捺”刚劲有力。我不禁赞叹:“这‘捺’,比老师学生时代写得还好!”那一刻,我看到小垚的肩膀轻轻颤抖。回到学校,我在他的练字本上批注:“横画像扁担,挑起了整个字的精神。”我知道,这个被成绩困扰的孩子,心中有一片沃土,而书法便是那颗深埋的种子。

恰逢学校举办书法比赛,我将报名表放在小垚桌上,轻声鼓励他试试。他攥着笔,沉默良久。直到放学,报名表上才出现他那歪歪扭扭的名字。此后,每个周末他都坚持练字一个半小时。

比赛结果公布那天,当得知小垚获得三等奖时,教室瞬间安静下来,随后爆发出热烈掌声。小垚像弹簧般从座位弹起,冲向领

奖台的脚步充满力量。领奖台上,他紧握奖状,手指关节发白,肩膀微微颤抖,眼中泪光闪烁。后来,我在走廊拦住他,轻声说:“你的字里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这就是获奖的原因。”他抬头,刘海滑开,那一双明亮的眼睛,似星辰闪耀。

从此,小垚开启了蜕变之旅。课堂上,他主动举手发言;运动会上,他报名参加了长跑、铅球比赛;元旦晚会上,他自信地展示书法。这个曾经自卑的男孩,如今已如破土而出的幼苗,向着阳光,茁壮生长。

小垚的父亲来开家长会,看着黑板上儿子写的“天道酬勤”,不禁红了眼眶。我递上一本作品集,里面是小垚一年来的书法习作,从歪扭到工整,从怯懦到舒展,见证了他的蜕变。

今年春天,小垚在全县青少年书法大赛中获奖。领奖台上,他坚定地说:“我以前觉得自己是废铁,是老师让我知道,铁烧红了能打成钢。”那一刻,我想起29年前,自己回到绥宁任教时,老校长对我说的话:“教育不是选良种,而是让每粒种子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土壤。”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我们需要蹲下来陪孩子慢慢生长。

(胡培英,任职于绥宁县实验中学)



新宁黄金牧场 朱巨滨 摄

◆樟树坑茶座

坐车记

刘尊一

随着小汽车走进千家万户,人们出门难、坐车难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忆往昔,出门坐车太难了。

1975年,高中毕业的我,在家乡务农。正值村里架通了高压线,家家户户装了电灯。大队安排我当“机手”,开电动机抽水碾米。我要经常去隆回县城购买电器配件,多了坐车的机会。为了节省开支,我舍不得坐客车,只好步行到公社农机站,搭坐东方红拖拉机。一路颠簸,腰酸背痛。坐车的辛苦,我心里最清楚。

后来,我第一次坐火车去长沙读书,就尝了个“下马威”。那时,坐火车从邵阳到长沙,早上8时开始至下午4时许才能到达。220公里需8个

多小时,每小时没有30公里,十足的“慢慢游”,让人坐得晕头转向。后来许多次到省水利厅办事,也是坐这种火车。即使事情紧急,坐专门汽车来长沙,也要花费很多时间。因为路况不是很好,汽车速度较慢。到达长沙,走进招待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头发。由于路上的灰尘太多,蒙了尘土的头发都竖起来了,硬邦邦的。当时我期盼有一天,坐车来长沙只要2个小时就好了。今天,从邵阳到长沙坐高铁1个多小时,坐汽车也只要2个小时左右,愿望终于实现了。

以前,坐车累不说,坐车之难超乎想象。特别是春运期间,简直一座难求。我家在隆回井院村,没有班车经过。我要赶到4公里外的岩口铺,才能搭乘班

车。每年正月初五或初六返回邵阳时,总是坐不上车。常常从上午等到下午三四点钟,天寒地冻,饥寒交迫。一辆又一辆客车人满为患,经过站台时一冲而过。当有人要下车,司机出于无奈进站停靠,久等的旅客争先恐后往车上挤。有时万般无奈只好坐“倒车”,要多坐60公里路。有一年,我和妻子带着女儿去乘车。我提着沉重的行李,奋力挤进了车里。妻子抱着女儿,一只脚在车上,一只脚还在地上,这时车辆已开始缓慢地向前移动。妻子怎么费力也爬不上来,跟着车子走了十几米,才被好心人拉了上来。那时,妻子发誓说:“再也不回老家过年了。”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交通建设,大力实施“村村通”工程,加上小汽车的普及,现在坐车方便多了!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这一生还能拥有自己的小汽车,走亲访友、游山玩水想走就走。